



青梅竹马

〔日〕樋口一叶◎著 萧萧◎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青梅竹马

[日] 樋口一叶◎著 萧萧◎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梅竹马/(日)樋口一叶著;萧萧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675-1481-2

I. ①青… II. ①樋… ②萧…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近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近代 IV. ①I313.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6328号

青梅竹马

著 者 (日)樋口一叶
译 者 萧 萧
特约编辑 宣慧敏 祝柯杨
项目编辑 陈庆生 许 静
审稿编辑 姚之均
内文设计 叶金龙
装帧设计 白咏明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 市 (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32开
印 张 8
字 数 179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1481-2/I.1080
定 价 25.00元(精装)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联系)

目录

埋没·····	13
大年夜·····	51
行云·····	71
浊流·····	87
十三夜·····	123
自焚·····	143
岔路·····	181
青梅竹马·····	195



樋口一叶
(1872-1896)

1872年（明治五年）5月2日生于东京都，父亲是政府下级官吏，家境贫寒。

5岁入学，11岁小学毕业后退学。

15岁加入诗人中岛歌子创办的诗歌创作组织“萩之舍”，学习和歌、书法和古典日文。

17岁，父亲因家业败落，不久去世。一叶担负起照顾母亲和妹妹的生活重担，并替故去的父亲还债。

19岁，决定当作家，经人介绍成为《朝日新闻》的记者，开始从事创作。

20岁，发表小说《暗樱》，但是还没形成自己的风格。

21岁，发表《下雪天》《琴声》。

22岁，文风逐渐发生变化，写出《花洞》《暗夜》等。同年12月还写出了《大年夜》，在当时博得了大作家们的高度评价。

23岁，连载代表作《青梅竹马》，并着手写《行云》《经文几案》《蝉蛻》《浊流》《十三夜》等，陆续发表于各种刊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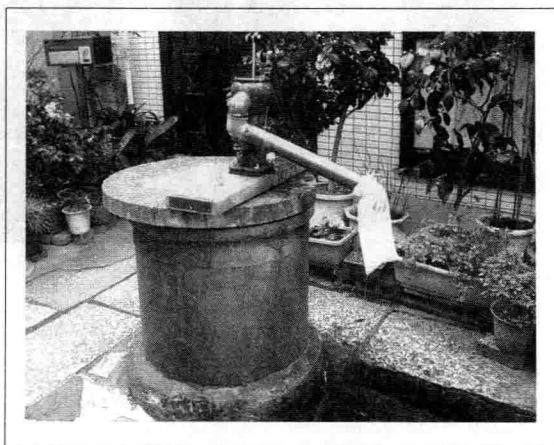
24岁，一叶生命的最后一年。写有未完成的作品《末紫上篇》，此后病情越来越重，但她并没有停止写作。除了《清醒草》《咎由自取》等小说外，还发表了散文、诗歌等。《清醒草》得到了明治时代的文豪森鸥外的高度赞扬。

除了小说，一叶还留下许多散文和4000首诗歌，以及自15岁开始精心写下的日记四十多卷。

2004年11月，一叶的头像被印在5000元面额的日元纸币上，成为日本纸币史上的第一位女性肖像人物。



2004年11月，樋口一叶の头像被印在5000元面额的日元纸币上



樋口一叶の旧居



樋口一葉（右）与朋友合影

她笔下那寂寞而清秀的姿态

——关于樋口一叶

洁 尘

记得曾经有一个关于樋口一叶的新闻，去查了查，是在2004年11月，说是日本起用新版纸币，其中5000日元面额的纸币正面用的是明治时代女作家樋口一叶的肖像。据说，这是女性形象首次出现在日元的正面。当时看这个消息时就想，肖像上了钞票，这对于一个24岁就因贫病交加去世了的女作家来说，是一种辛酸的反讽吧。

我读樋口一叶的作品不多，印象最深的当然是她的代表作《青梅竹马》，另外还有《岔路》《十三夜》《浊流》等，篇幅都不长，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应该都算是短篇作品，《青梅竹马》最多只算个中篇。最早看樋口一叶是从周作人这个入口进去的，这是他推举的女作家，他早在1918年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稿中就提到樋口一叶，称她天分极高，所写的女主人，多是自己化身，所以特别真挚。后期的著作更是尤为完善，几乎自成一家。周作人援引他人赞美她的话说“观察有灵，文字有神；天才至高，超绝一世”。又说，“其来何迟，其去何早”。

看樋口一叶的作品不多，一方面是她早逝，作品数量本身不多，另外一方面原因在于，关于她的作品，中文版很少。早年鲁迅和周作人合编了一部日本小说选，收入了《青梅竹马》这一篇。这可能是樋口一叶中文版的首次露面。之后几十年，曾经有过一两次结集的中文版外国小说集里收录过樋口一叶，然后又又是四十多年的沉寂。这两年，樋口一叶在书界似乎成了一个不算冷清的的关注点，其久不见于坊间的中文版作品结集也面世了（要说一句的是，有的版本实在离谱，满篇的错别字），这可不是周作人的介绍之功，很可能是得益于余华的那段话，“樋口一叶毫无疑问可以进入十九世纪最伟大女作家之列，她的《青梅竹马》是我读到的最优美的爱情篇章，她深入人心的叙述有着阳光的温暖和夜晚的凉爽。”

爱情题材是樋口一叶最拿手的主题，底层人物、生计艰辛、隐忍不发和黯然神伤，这是她笔下爱情的基调，很美很冷，同时充满了人性的温暖，余华所谓“夜晚的凉爽”、“阳光的温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当然，她更多是属于夜晚和月光的，按她自己的话说，“我是为了抚慰世间女性们的病苦和失望而降生到这个世上的”。如果说温暖，那也是一种微光的暖意，来自感受而非感官，仿佛月华如洗之于我们的滋味。《青梅竹马》之所以成为樋口一叶的代表作，在于这是她所拿手的爱情题材的一次完美的写作；在这篇不长篇幅的小说中，少男少女之间那种微酸隐痛不得言说的恋情在一个叫做“花街”的地方铺展开来，这些微妙的情感和表达方式，与关于“花街”的风俗化描述搅裹在一起，前者轻描，后者浓绘，仿佛一经一

纬，交织出一幅日本花布。日本花布艺术之精美在全世界都是享有盛名的，它们既是日用品，也是艺术品；樋口一叶的作品则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她在日常化叙述之上，有着相当高超的境界和文字感觉。

爱情在樋口一叶笔下是艰辛人世中的一种奢侈品，它是真实存在的，但太贵，挣扎于生计线上的人们没有能力购买，只能隔着橱窗眺望遐想。但这种悲伤的情感基调在樋口一叶笔下流露出来时却丝毫没有号哭的意味，而是淡淡道来，无限惆怅。恰恰就是这样的克制，让读者掩卷之后怔怔不可言说。我特别喜欢《青梅竹马》的两个片断，一是雨中红绸条那段，是关于女孩美登利和男孩信如相遇的一段，那愁肠百结一筹莫展的少男少女之间在爱情上的复杂心理和无能行为，被樋口一叶叙述得一波一澜层层推进，精彩极了，堪称关于初恋文字之高峰之作。在这一段里，表面结仇其实彼此倾心的两个人终于有了单独相处的时候——雨中，男孩信如偷偷来到女孩美登利的家，只想看一眼，却不想木屐的绳子偏偏断掉了。信如又急又窘，美登利又怜又怨，假装不经意地把一条红色的绸带甩到信如的脚边。这厢，信如为了自尊不愿拾起那条绸带，那厢，美登利为信如表现出的冷漠伤心。终于，那条绸带没能将两人共同的心意联系在一起，“……那块红友禅绸条，把人的哀怨留在上面，孤零零地躺在格子门外的泥地里。”跟此情节对应的的结尾就显得非常有意味了，一个日后会成为妓女的女孩和一个命定是个出家人的男孩，宿命中的分离是这样的：“在一个下霜的寒冷的早晨，不知什么人把一朵纸水仙花丢进大黑屋剧院的

格子门里。虽然猜不出是谁丢的，但美登利却怀着不胜依恋的心情把它插在错花格子上的小花瓶里，独自欣赏它那寂寞而清秀的姿态。日后她无意中听说：在她拾花的第二天，信如为了求学穿上了法衣，离开寺院出门去了。”

从个人身世的艰辛以及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来看，樋口一叶有点好比中国的萧红。她在1872年生于东京一小官吏家庭，父亲后来弃官经商失败，破产后患病去世。樋口一叶很年轻就开始担负一家人的生计，因辛劳过度在1896年24岁时就早逝了。虽然樋口一叶的经历之辛酸困苦比萧红更甚，而且，比萧红更年轻就逝世，更令人扼腕，但较之萧红对命运的诘问和反抗以及性格上的生猛之气，樋口一叶身上似乎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认命意味，她顺从安静，但同时有着一种高度隐忍和无比顽强的气质；与此同时，她的悲悯情怀和乐天性格，使得她对底层小人物有着大同情和小调侃并存的态度，这使得她的小说既唯美忧伤又诙谐风趣；而她高超的叙述能力更是被所有喜爱者推崇，那是一种真正的“零度叙述”，作者隐身在叙述之后，完全通过叙述来呈现作者的立场。樋口一叶在经历了20世纪的文学大潮之后依然能保持其崇高的文学地位，这跟她在叙述上的天分有很大的关系。

在她的作品中，我还非常喜欢她的风俗化场面的描写，这些段落在我看来就是上述所说的既唯美忧伤又诙谐风趣的段落。如果从周作人的角度来讲，可能就是具有一种他所称道的“冲淡之气”吧。比如我抄录在笔记本上的这段（取自《青梅竹马》）：

“从观赏夜樱的热闹的春天开始，经过挂灯笼悼念玉菊的季节，一直到演仁和贺戏的初秋，单在这条街上，十分钟工夫就要走过七十五辆洋车。不知不觉地打发走第二次演仁和贺戏的季节之后，红蜻蜓就在地里飞舞，花街水沟的旁边又传来了鹤鹑的叫声。从这时候起，早晚就吹来瑟瑟的秋风，怀炉碳也代替了上清店的蚊烟香。石桥附近田村商号磨粉的声音，都仿佛带着一缕缕的哀愁。在花街拐角，海老妓楼的大时钟的响声，也缓缓地传出了凄凉的调子。日暮里发出长年不熄的火光，人们一想到那是烧骨的烟，就会感到无限凄凉，走过堤坝旁的小径时，馆子后楼传来哀怨的三弦声，使人不禁停住脚步，抬头倾听。原来是仲之街的艺妓在施展她的妙技，唱着：蒙你垂怜，同衾枕——这样很平常的歌曲，也不知道为什么使人感到深深的悲哀。有个妓女出身的女人说，从这个季节开始，到妓馆来的客人，就不像那些拈花惹草的浪子，而是一往情深的诚实人了。内中情节也不用细写了。”

这些段落中涉及到不少明治时代的地名、物件、事物的名词，但我觉得完全不用去看相关注释，就是在这种模糊的罗列中，风俗化的意味反而更繁复和更有滋味。一个作家比如樋口一叶具有白描时代风俗的手艺，那就的确是“天才至高，超绝一世”了。

目录

埋没·····	13
大年夜·····	51
行云·····	71
浊流·····	87
十三夜·····	123
自焚·····	143
岔路·····	181
青梅竹马·····	195

埋
没

